

# 百岁青春

## 毛泽东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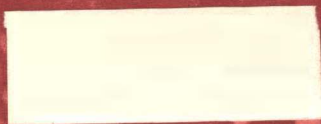
秦晓鹰 著



# 百岁青春

## 毛泽东祭

秦晓鹰 著



A752  
1012

A752  
1012

RBP 28 | 07

DR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4 号

封面设计:周建明

责任编辑:徐寒梅

## 百 岁 青 春

——毛泽东祭

秦晓鹰 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 发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5印张 4插页 110千字

1993年11月北京第1版 199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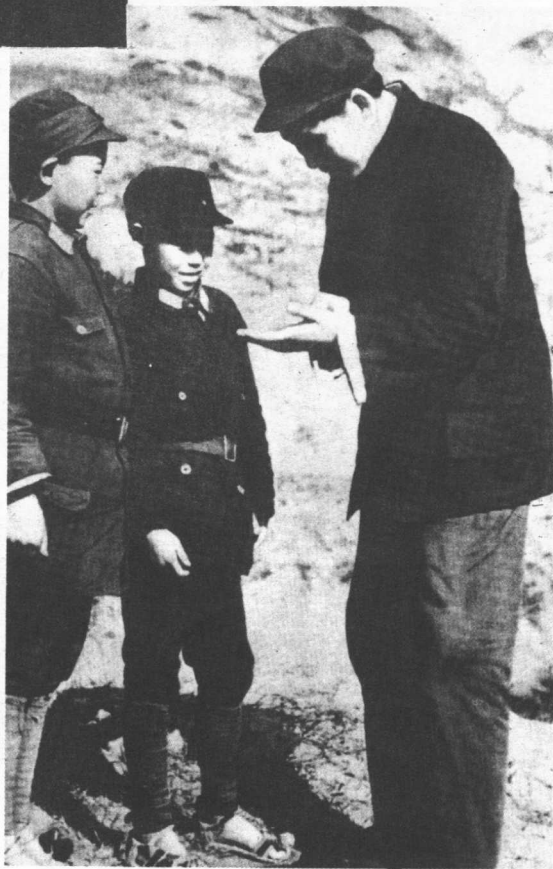
印数:1—6,000册 定价平装:4.70元 精装:6.70元

ISBN 7-5007-2011-4/G·8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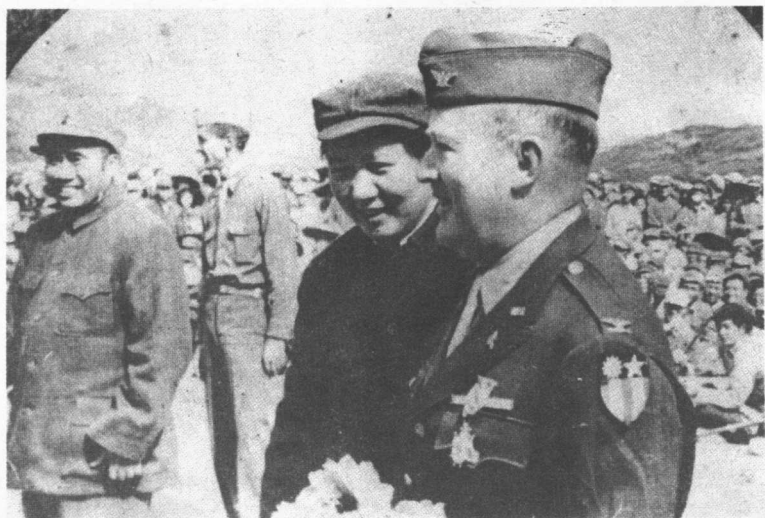
凡有印装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在湖南第四师范  
读书时的毛泽东



1939年，毛泽东  
在延安和小八路谈话



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实况。图为毛泽东、朱德和观察组长包端德上校（右一）等在延安机场



1951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华北军区政治部八一小学的少先队员代表向毛泽东献礼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爱晚亭上无夜晚 .....     | 1   |
| 第二章 | 红楼与红船 .....       | 18  |
| 第三章 | 学校、部长、“山大王” ..... | 30  |
| 第四章 | 青山,默默的丰碑 .....    | 46  |
| 第五章 | 大梦谁先醒 .....       | 64  |
| 第六章 | 俯视红尘 .....        | 77  |
| 第七章 | 帅旗飘飘 .....        | 91  |
| 第八章 | 盛世雄风 .....        | 107 |
| 第九章 | 环球同此凉热 .....      | 121 |
| 第十章 | 平凡的太阳 .....       | 139 |

## 第一章 爱晚亭上无夜晚

1976年1月，两个前美国总统的孩子来到北京，见到了他。两个外国年轻人看到这位世界级的时代巨人，不禁凝视不语，只是痴痴地看。

“你们在看什么？”他问。

“看你，看你的脸。”外国人答。

“哦哦，我生着一副大中华脸孔哟！”

毛泽东的这句回答，或者说，这句自我概括，可说是十分精确。不是吗？请看 he 前额宽阔而平坦，似乎在那上面总在奔驰着思想的飞马。耳朵很大，面部轮廓有点慈眉善目的样子，不过眼睛里有火，常常闪出灵性的火花。而微微下垂的嘴角则带着威严。在这样一副“大中华脸孔”上，自然也就有着大中华的风云变幻、阴晴圆缺。他有时露出关不住的春色，有时露出烈日般的灼热，有时阴沉如雷霆将至、望而生畏，有时又如秋阳，让人趋之若鹜，为之倾倒。

啊，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只能出在中国。

12月25日，是西方的圣诞节，据说就是这一天，西方的

耶稣降临人间，给大灾大难的人们带来了福音。当然，这是神话，西方世界并没有因为耶稣的到来而平静一天。

不是神话的倒是：1893年12月26日，也就是西方的神人降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降生在中国湖南省的一个农村：韶山冲。韶山美丽而宁静，绿水青山竹林秧苗，形成一方翠绿的小世界。韶山是由韶乐而得名，据说舜帝南巡，涉足韶山，听九天韶乐。又据说，孔夫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中国人的老习惯是比附颇多，何方出了一位名人雅士，何方的水土必然是好水土。韶山因为出了毛泽东，所以在中国人眼里，这里也就有了“帝王之尊”。山因神而为名山，水因君而为名水。于是自古以来韶山出天子、才子的说法不脛而走。然而，就在后来的文人在这人杰地灵的老套中去“寻找毛泽东”时，又有谁知道，那时的湖南韶山冲也和全国所有的山乡一样贫瘠，还有一样多，那就是“乞丐多”。老人在讨饭路上增寿，孩子在讨饭路上添岁。就是这样一个满目疮痍的家乡，给毛泽东以极大的刺激。他在生活中，在家乡中，在书本中，在许许多多当时救亡人士的呐喊中，终于感到了有一种历史使命的召唤。不过这是后话。

如果我们以韶山为中心，拿一个巨大的双脚圆规划一个圆，就会吃惊地发现：当半径为30公里时，这个圆圈里就有刘少奇、彭德怀、谢觉哉、周小舟、罗荣桓、胡耀邦、谭政、陈赓、蔡畅……这些后来毛泽东的好友、朋友、战友、诤友、部下、属下，那时都还不知道天下有个毛泽东。这个不大的圆中包容这么多杰出的时代儿女，说明了什么？当然不是什么人杰地灵，它只说明，毛泽东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时代的大风雨正把三湘四水的儿女召唤出来，去迎接中国的伟大历史时期的到来！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个富裕农民。这种家庭对毛泽东来说提供了两种机会，一是劳动的机会，二是读书的机会。因为不是像地主那样坐收租子，所以毛泽东长到 10 来岁就要与父亲一样，下田干活、插秧、锄草、收割、种瓜、种菜、喂牛、养猪。但又因为是个殷实之家，所以毕竟有些闲暇，毛泽东就用他几年来上私塾学到的文化来对付那些古典文学和从亲友、邻居家借来的新派图书。

一天，毛泽东在树下读书，父亲发现田里没人作活便很生气，就冲着他大喊：“你不想干活只想找荫凉哇！”儿子抗辩道：“不是，我已经挑粪五、六趟了。”

但是，如何分辩也是无济于事，毛顺生还是勃然大怒，骂他懒而无用。虽说天下没有父亲不骂孩子，但是毛顺生想用老式农夫的框架禁锢长子的精神显然已经不行了。第二天，毛泽东比父亲要求的担数多挑了几倍，仍然找个树荫打开了那些被世人讥嘲的“坏书”。

什么坏书？无非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三国争雄的历史画卷，波谲云诡的斗智斗勇，给他以才智；梁山聚义的英雄豪杰，啸傲江湖的一代风流，给他以神勇。多少年后，当毛泽东已经成为与旧世界抗争的英雄与统帅时，他在讲话、文章、指示、报告及闲谈中时时提到这些书给他的启示。在那篇著名的《实践论》里，他举出《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说一打二打不成是因为缺乏调查研究；在谈到要重用德才兼备的青年干部时，他举了《三国演义》中周瑜 29 岁当一国大都督的例子；甚至在讲解“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时，他更是把《西游记》的师徒三人都用活了。他曾说：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了九九

八十一难，方向是坚定不移的；猪八戒缺点不少，但有一条可以学，就是能吃苦，那条肮脏的臭柿胡同就是他一点点拱干的；孙猴子，就很机动、很灵活。毛泽东后来还把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运用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说成犹如姜子牙下天山时原始天尊给他的那三件宝“乾坤圈、杏黄旗、打神鞭”。好家伙，这样一来《封神演义》也与马列主义一起进了毛泽东的思想库了。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精神视野的开拓，早年变法思想家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更使他变得旷达、多思。

当然，如果毛泽东只是这样地读来读去，他不会有多大的出息。他也许会成为像李自成手下李岩那样多谋善断的军师式的人物，至多可以成为从宋江到洪秀全那样的农民造反军的领袖。顺便说一句，在历代农民起义造反的队伍中，由于农民自身的局限性和落后性，所以得以指挥这些队伍的常常是那些长期怀才不遇的小知识分子。

但是，毛泽东是幸运的，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已经不是大一统的封建时代，不再有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了。他所处的时代已经由于1840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由于中国内部资本主义萌芽的涌动，所形成的社会分裂而变了模样。于是这个农民的儿子才有了不同凡响的经历，而逃脱了一切旧世纪旧知识分子的命运，这种个人命运的巨大变化也正意味着中国命运的根本性转折。

1910年，毛泽东被父亲送到湘乡县立东山小学。从此，他告别了韶山冲。

毛泽东原名润之，据说后来有个老先生说，润之固然好，但没有说用什么润之，志向大者，泽东海而润之如何。于是他

就有了后来的名字泽东。泽东与润之相连，正是泽东海而润之的意思啊！

16岁的半大小子上小学，在今天的人们听来，无异于天方夜谭，但在毛泽东人生道路上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唉，时世造人，时世也误人，谁让那个时候，湘乡县只有一座新式小学？

湘乡是毛泽东母亲的故乡，离韶山有50里路。1910年早秋的一天，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家乡，泪眼汪汪的母亲和执拗得不理他的父亲都没有想到，就是这次分别，长子毛泽东从此在精神上脱离了这个束缚他身心的家庭，脱离了风气闭塞的韶山冲。任人生前途山高路远，任人生旅途风雨交加，他在人生的选择上再也没有回头。

一到东山小学，毛泽东就显得比其他学生都突出。一米八几的大个头，如鹤立鸡群，加上他比那些小他4、5岁的同学来得成熟。而更为不同的是，那些学生多是有钱人家出身，穿着料子长袍或笔挺的时髦学生装，而他却是土里土气，一身农家自裁自缝的土布裤褂。

可是，时间长了人们才发现，这个与众不同的毛泽东最与众不同的还是他的学习。他不但学习成绩很好，而且喜欢看各种古今中外的历史地理书。在他借来的《世界英杰传》中，毛泽东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除了秦始皇、汉武帝、曹操之外还有华盛顿、林肯、卢梭、拿破仑、彼得大帝、孟德斯鸠。他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美国革命，法国革命。看罢这本书，毛泽东连连嘘叹：“中国要富强，也要有这样的人物！”站在他旁边的老同学，这本书的主人肖三，此时也在哀叹，因为毛泽东已经在这部书上划下了无数的杠杠、圈圈、点点。

在东山小学就读仅仅5个多月，校长在他临走时就对他

有了这样的评价“学校取了一名建国材”！而毛泽东呢，在他奔赴省城的前夕，也给亲戚留下了这样的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1911年春天，毛泽东挑着行李来到了长沙。长沙，虽然破旧拥挤，但对于一个没有涉足过城市文明的农村孩子来说，仍然有着无数的新奇与刺激。而刺激最大的，莫过于他在这里，听到了中国辛亥革命的炮声和呐喊声。

在他暂为栖身之处的湘乡驻省中学，他第一次发表政见。那时，他既热情又幼稚得可爱可笑。他提出由辛亥革命的实际领袖孙中山担任总统，由康有为担任总理，由梁启超担任外交部长。这三个人虽然在当时的中国都是鼎鼎大名的“新派”人物，但是，毛泽东简单的英雄崇拜情绪，使他还分不清他们在政治上早已分道扬镳。孙中山自然是革命党，康有为呢？虽然曾经是光绪皇帝变法维新的“总顾问”，但这时，因为革命已经把斗争矛头指向大清王朝，所以康有为、梁启超早已成了保皇党了。

也是出于这股遏制不住的热情，毛泽东在那一年第一次穿上了革命军的军装，成了“新军”中的一员。灰蓝色的制服，灰蓝色的军帽，打着灰蓝色的绑腿，这身装束给清瘦、文雅的毛泽东平添几分英气。遗憾的是，他没有能被派往前线打枪打炮，只是留在城里参加了军事操练，余下的时间就是喂马、挑水，或者为军营中大字不识一个的穷当兵的写写家信。

5个月后，毛泽东退役。于是，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受到别人指挥的军旅生涯结束了。毛泽东重新游入了无涯学海。这一次，他竟一气“游”了6年多的时间。他，因为在这知识学海中的畅游而英姿勃发，也为成就大业练得耳聪目明，身健体

壮；而他涉足过的那些知识领域和知识场所，日后也会因为他而耀耀生辉，或者出现意想不到的深潭激荡！

退伍之后，毛泽东一连投考了几个实业、法政、商业专科学校，有的是因为金榜没有题名，更多的是因为他自己学得不如意，中途放弃。一来二去这个半知识分子竟然只有“自学”一条路了。那半年时间，他晚间栖居会馆，白天则到不花钱的省图书馆看书。第一个进馆，最后一个出馆，中间只有两个烧饼或几个包子充饥。然而，饥饿与寒冷却都抵不过知识的诱惑。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书，楼上楼下，四壁生辉，墙上挂的那幅《世界坤輿大地图》，让毛泽东感慨万端。中国自古素称“居四海之内”的“中央帝国”，其实只是地球上很小的一部分；湖南，更小得可怜，不足挂齿。而那韶山呢？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毛泽东自己说：“我像牛闯进了菜园，初尝菜味，就大口大口地吃。”

看看毛泽东大口大口地吞下的是哪些“菜”吧：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有赫胥黎的《天演论》，有穆勒的《名学》，有斯宾塞的《群学肄言》，有孟德斯鸠的《法意》，有卢梭的《民约论》，也有中国历史编年史《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共116卷！读书、读书、读书，这就是毛泽东给自己下的无上命令。半年的自修与读书，使他结束了精神上的不定漂泊，结束了他忽发奇想式的浪漫。他好像与古今中外一切有造诣的学问家都站在了一起，感受到了他们的情趣、思想，甚至感受到了他们勃勃跳动的精神脉搏与呼吸。

1913年，毛泽东考入了湖南第一师范。那年，他20岁。

湖南第一师范办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师资。俗话说“家有五斗粮，不当孩子王”。所以当教书先生的没有几个富家子弟；而



穷苦人家的莘莘学子，却把这不收学费、食宿费的地方视为天国。自古将相出寒门，湖南第一师范就成了聚集出类拔萃者的地方。在未来中国社会的大风暴中，以自己的热血和青春献给苦难祖国的师生，就有一百人左右。毛泽东正是在这里遇到了一批学识渊博、德行高尚的好老师，结交了一批有志匡时救国的好朋友，并且最后形成了一个好团体。在寒凝大地，万马齐喑的时代，在狐鼠横行、豺狼遍野的社会，这些师友，这样的校园，对毛泽东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无量的幸福啊。

没有哪一位良师（除了马克思、列宁，这些外国籍的精神导师），能够像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杨昌济先生那样，对毛泽东产生过如此深刻的影响，以致使毛泽东终身酷爱哲学。然而，杨昌济对毛泽东的精神辐射又远远不仅是哲学。

杨昌济，留英、留日前后达10年，家住长沙板仓，所以又被湖南第一师范的同行和学生习惯地称为“板仓先生”。杨昌济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那些镀过金（留学西洋）、镀过银（留学东洋）的同辈不同，他既不钻营作官，也不去办实业，而是远离名利场，只为自己找了一个冷清清的教师位置。然而正是这既反对作官又反对混世、自甘冷清的人生选择，却给世人留下了古道衷肠的高大形象。因而，冷清清的一介书生的寓所，也就成了培养一群热血青年的摇篮。

杨昌济首先经常激励学生们的是要有远大理想。他常说：“破坏习惯我，实现理想我”。理想的“我”为何物？即“宁死而其志不可夺也”。杨先生认为“牺牲己之利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这话说得简单，但极有份量，如细语雷鸣。被这话击中的学生们笃信也极深，而在这群深信信仰高于一切的

年轻人中，除了毛泽东等人外，还有一位依窗而立的文静的姑娘，她就是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

其次，杨先生向毛泽东等人传授的最多的是治学读书的方法。简略说就是“贯通古今，融合中西”八个字。毛泽东后来读书必做笔记，治学喜欢旁征博引，“食”必求化的态度，显然都打着老师的烙印。杨昌济看不起奴性十足、盲目崇洋的青年人，他本人虽然游学数国，但却十分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他在给毛泽东看的一本自己写的书中说：“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会全体移植他国。善治病者，必察病人身体之状态；善治国者，必审国家之特异情形。”把这半文半白的话译成一句今天听得懂的话就是：治国如同治病，必须先了解国情。所以杨昌济每与学生们谈到出国考察时，总是说只有深通中学之人，方有所成；留学者之目的，当然要从外向内输入西学，但还有一个任务是要从内向外输出中学。以达到中西两种文明的交融与了解。

这里，我们并不是因为杨是毛泽东的老师而夸赞他。五四运动之前，除李大钊、鲁迅之外，像他这样对中西文化有辨证思想的学者，还真是凤毛麟角。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完全接收了杨先生的主张。对于他为什么没有出国，后来的人寻踪觅迹，却不得要领。可是奇怪的是却没有多少人从他的恩师那里找找原因。

然而，杨昌济更令人信服的，还是在许多大学者身上难以找到的品质：讲究实际，深谋远虑，生活严谨，坚韧不拔。杨先生在讲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时，往往要从王安石变法失败、谭嗣同慷慨赴死的教训中，得出许多“修身”的道理：“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成就。

天才高者，成就或反不如天才较低者之大，原因是缺少坚忍之力”，“凡办一事，宜深谋远虑，动之万全，不可欲速，欲速则反迟矣。”

至于说到杨昌济的言行，他那种静坐、默思、衣食菲薄，爱惜时间，废止朝食、冷水沐浴，长途步行，反对应酬等等，无不对毛泽东、蔡和森等人耳濡目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娃娃们不由得争相效法。

这样一位具有大智大才大德的好老师，他的品德风范势必像一根红烛，把光芒投射在学生身上。

毛泽东深知自己幼年失学，弱冠之年才进入一所像样的学校，怎能不分外珍惜自己有限的青春呢？这种珍惜的心情一方面反映在课余时间他几乎无时不“泡”在书堆里；另一方面也反映在他对自己不甚感兴趣的课程上应付了事。

图画课中的静物写生大概是最枯燥、费时的课了。毛泽东在考试画鸡蛋时，既没有考虑色彩、也不讲究透视，更不顾及光线，只在试卷上画了一个椭圆。注明“鸡蛋”，便出了考场。又一次，老师让学生画一创作画，毛泽东铺开白纸，先画一条水平线，线上勾勒了一个半圆，题头还附了一句李白的诗：半壁见海日。

当然，所有这些作业试卷均为不及格。

毛泽东极其热衷体育，认为这是走向社会变革的第一步物质准备，身不存，德与智也就全毁了。在 20 世纪初的时候，不，即便是今天已是 20 世纪末了，在我们中国，真正重视体育者又有多少？欣赏、观赏体育竞技，与自我进行体能培育，可是两码事。然而毛泽东那时就把体育看成应是中国人“第一之位置”的大事。看看他自己是怎样锻炼筋骨的吧！

上学数年，每天不断，凌晨东方泛白，毛泽东就脱去上衣来到井边，用吊桶打水，遍身淋下，淋一阵，擦一阵，直到身体发红发热。凡遇下雨、下雪或寒风凛冽的清晨，他就不再进行水浴，而是光着上身，冲入大自然的怀抱。当然，毛泽东最喜爱的还是游泳。春寒时游，秋凉时游，暑假中则往往在每天夕阳西下时游。他的身体沐浴在流光晚照中，他的心早已驰骋在未来的战场。以“野蛮其体魄”，载“文明其精神”，去与天、与地、与人去奋斗，这就是毛泽东的豪情。

1917年的暑假来了，毛泽东终于可以从几十门功课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了。毛泽东不愿回家却想用这段时间去游历一番，全国无法周游，全省总还可以吧。于是，他与旧日好友肖子升相约，穿上草鞋，背着雨伞就出发了。行前，肖子升问毛泽东要不要带钱，毛泽东主张身上不带分文，一路行乞。“为什么？”肖子升大惊，毛泽东笑得酣畅：“当一回花子，看看世态炎凉，考考自己的胆量。”叫花子自然要有叫花子的模样，两个学生脱去长衫，挽起裤脚，开始了披风沥雨的“湖南两月游”。

冷僻的乡村、热闹的城镇、有钱人家的白眼、贫苦人家的怜悯，成了两个小伙子每日必修的功课。无钱过河，就设“巧计”搪塞船主；肌肠辘辘，就用写对联讨得一顿饱餐。毛泽东和肖子升这一路真是大开眼界，接触人极广。上有“百里侯”县太爷，退隐林泉的老翰林；下到巫医贩夫、僧侣捕快。这次不平凡的经历留给毛泽东极深的印象，以致最终形成了一整套向社会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调查研究的方法。他后来的许多煌煌大作，都是在这种方法之上产生的，他的许多宏篇巨作也都是以此为根据写成；而他在今后许多次敢于与谬误作斗争，